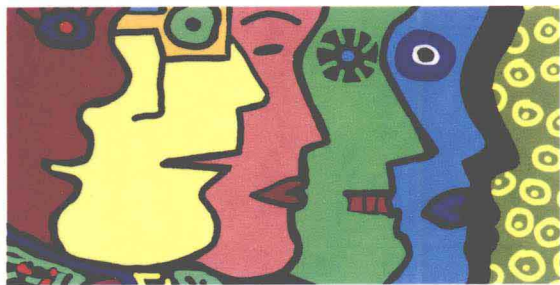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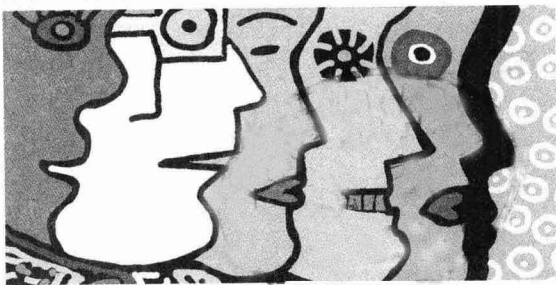
2013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效似千军万马的各类体裁的
新作涌来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
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终究
不能及时带走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波动的创作新
潮和湮没的。优秀的文学遗产对创作的示范、
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也有着深
远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前辈著作
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……

韩璇◎选编

2013年 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……

韩璇◎选编

新出图证(鄂)字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3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/ 韩璇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
(2013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354-7106-2

I. 2... II. 韩...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4149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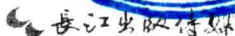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高田宏 阮珍
封面设计: 力志设计

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责任印制: 左怡 邱莉

出版: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8.87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4年1月第1版

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50千字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-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 / MULU

死亡玉钩	孙方友	001
婆媳案	叶雪松	022
抉择游戏	猫 咪	049
麒麟劫	高 青	072
身后有人	香 无	109
挚爱	齐克勒	121
读心术	周炎青	143
狄小杰事件簿之致命挑战	左 乐	155
窃贼挖出的隐情	姜永育	185
U 的构造	段 一	218
死亡邀请	黄建东	241
冥画迷踪	方 东	258
爱之寻旅	己莫为	268
山顶木屋	何鑫磊	286
芬芳杀机	西门吹灯	303
大明刑事录·天街鬼影	山海盟	328
雨夜烟花	漆雕醒	347
二次谋杀	朱祖贤	369
致命的游戏	刘 德 李克南	396
遗忘	王 瑛	412
如果你是凶手	万里秋风	449

死亡玉钩

孙方友

—

那个乡下女人来公安局报案的时候，正值大年初一早晨八点钟。那天是吴征值班。吴征负荷着去年的困怠看了那女人一眼，用目光问她大年初一你报什么案！

那乡下女人说她的男人给一个果品厂的老板当雇工，除夕夜还未回家。她等了一夜，直到邻家响起了鞭炮声，仍不见丈夫回来。她惶惑地去了那个老板住的村落，那个老板说她的丈夫已于昨天上午回了家，而且还拿了工钱。她说没见到，那老板怀疑是她讹钱花，便给了她五百元钱。她拿着五百元钱就来报案。说着，那乡下女人从腰里掏出一沓钱，让吴征看。

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吴征问。

“叫牛宗汉！”

“被谁雇工？”

“吴犁青。”

“哪个村？”

“吴阁楼。”

“离你们村多远？”

“十二里。”

“你们是哪个村的？”

“牛营村。”

“归哪个乡管？”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“颍河。”

“吴阁楼也归颍河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哦，你们是一个乡！既然是一个乡，这种案子你就应该先找派出所！”

“我去了，可乡里没有人！”

吴征没说什么，他知道颍河乡派出所每年初一值班的多是张安平。这个家伙是颍河镇人，八点钟以前，他是绝不会去办公室受寂寞的。

这时候，电话铃突然叫了起来。吴征刚抓起话筒，便传来了张安平的公鸭嗓子：“刑侦科吗？”

吴征嗯了一声，接着报了姓名。张安平听出是吴征，显得很兴奋：“吴科长，新年好！”

“新年好！”吴征望了那女人一眼，觉得不便与那小子逗乐，便应酬了一句。

“吴老兄，祝贺你！开春第一案，我处发现一具男尸！”

“什么？”吴征怔了。他悲哀地看了看那个乡下女人，生怕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，好一会儿才稳定了情绪问道，“什么地点？”

“牛营西大洼！”

“好，我马上去，注意保护现场！”

吴征顾不得与张安平多讲，挂了电话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稍等一下，我送你回去！”

那乡下女人像是预感到了什么，双目紧紧地盯着那电话，面色有些发冷。

二

死者的尸体痛苦地扭曲着，躺在血泊之中。天寒地冻，血已结了薄冰，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尸体头部像是被什么猛击了一下，流淌出鲜血，血已凝固。凝固的血如网状罩满了面部，很是可怖。从姿态与伤势上看，很明显是他杀。周围的脚印凌乱，到处是搏斗的痕迹。

助手端着照相机，从各个角度拍照。张安平呵斥着围观的人，现场越

发明晰。

吴征抬头朝四下眺望一下，这里正是大洼中心，周围的几个村落隐约可见。从血的结冰情况看，死者遇难至少已有七八个小时。吴征就想起了那个大年三十失踪了的雇工牛什么汉。

吴征想着就叫过那个乡下女人，问她说：“你认得他吗？”

那女人走过去，惊恐地看了看死者，摇摇头。

“死者面部变形，你要认准确！”

“不是他！”女人又鼓起勇气看了一眼死者，肯定地说，“不是他！”

吴征上提的心落了下来，松了一口气。他看了看周围观望的人，高声问：“有人认得他吗？”

许久，没人回答。

后来有一个人走了出来，用不肯定的语气对吴征说：“看样子他好像胡小杰！”

吴征看那人很文静的样子，便也和气地问：“你知道他是哪个村的吗？”

“胡庄的。”

“离这儿多远？”

“有十多里路。”

胡庄归杨集乡管辖，必须与杨集乡派出所取得联系。吴征对那人说：“能否协助我们跑一趟？”那人迟疑片刻，应允了。张安平发动了摩托，让那人坐进边斗里，直往东而去。

吴征让助手取了脚印和指纹，然后又仔细地搜索死者周围。除去踏烂的麦苗，便是深浅不一的脚印……突然，他发现了一颗纽扣！那是一颗军衣上的塑料纽扣，深赭色，铜鼻儿，被人踩入冻土内，只露一点儿边儿。他戴上手套，小心地捡了起来。

扣子的凸处已被磨平了。

吴征看看死者，死者穿的不是旧式军衣，而是一件破皮夹克。他走过去拉开那夹克拉链，内里是毛线衣，又脏又腻。

这时候，他才突然发现那个乡下女人不见了！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三

认识胡小杰的人叫于高，三十岁，鼻子很大，但双目还算和善。他对吴征说，胡小杰和他是初中同学，由于爹娘死得早，乡亲们可怜他，供他吃穿上学，不想却让他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。这些年他不务正业，到处倒卖文物，给盗墓者提供线索。

这段话是于高和张安平去杨集回来后告诉吴征的。

看来死者是胡小杰无疑了！

是不是胡小杰回家过年的路上被杀害了？若是那样，他可能就死于大年三十夜里十二点左右！可是，胡小杰这些天在哪里？是谁杀死了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这一切都成了疑点。和县局取得联系后，吴征决定住下来。他先让助手回去处理照片和指纹，然后就开始和张安平去出事地点周围的几个村子搞调查。

周围离出事地点较近的村子有四五个。吴征做梦也未想到眼下人富了觉悟却低了！那天下午他和张安平跑了两三个村子，毫无收获，许多人都说不认识胡小杰，而且故意谎报军情，说某某可能认识，去找某某，某某又说某某认识……结果是上当受骗，跑了不少冤枉路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牛营。

走到牛营村头，张安平说于高就是牛营人。吴征想想一下午的遭遇，知道眼下这种事找干部不如找熟人，便让张安平带路去找于高。

于高家住在村东，小院挺阔，一溜儿四间瓦房，还有东西厢房。他们的摩托车刚刚熄火，院子里就传出一片狗吠声。于高呵斥着狗走出来，看是吴征和张安平，笑道：“请进，这里是一片狗的世界！”

原来这于高是个养狗专业户，而且专养狼狗，个个凶猛，很是吓人。

于高说他曾在西北边陲的一个边防哨所里当过四年兵，四年中从未探过家，复员回来的时候还舍不得去掉肩章和帽徽，炫耀了一个月之久才偷偷摘下来。乡人问他在部队里干什么，他只说为祖国站岗放哨，不敢说自己喂了四年狗。

部队的狗叫军犬，喂军犬的人大多要心细。于高说他开初极不乐意，后来竟与军犬有了感情，背了一肚子“狗经”。

于高不好意思地说，复员那一天，部队领导还单独找他谈了一次话，说是在边防哨所几年，表现很不错，原来打算让他转志愿兵，怎奈名额有限！不过，组织上已经给地方打了招呼，回家安排的希望很大！谁知到家之后，几个月毫无消息。后来托熟人一打听，部队打招呼是真，地方上考虑了也是真，原说是让他去公安局刑侦科干老本行，不料后来被有根子的人顶了！于高说着苦笑了一下，对吴征说：“要不，咱们算同行行了！”于高说完，叹了一口气，又痛苦地摇了摇头说，“万般无奈，我只得自谋生财之道——养狗了！”

吴征望着那些肥壮的狼狗，问：“这狗很贵吧？”

“好品种一条能卖七八千元！”于高回答。

“能当军犬吗？”

“能！我就是按军犬训练的！地区公安处已买走两条了！”于高自豪地说。

“也可以卖给我们一条吗？”

“本县公安局，对不起！”于高愤愤地说。

“怎么？你还耿耿于怀呀？”吴征笑道。

“不错！还有那么一点儿！”

吴征怕误了正事，急忙转了话题，向于高诉说了下午调查案情的遭遇。

于高想了想说：“实际上，这里的人大都认得胡小杰，只是眼下的人越来越怕事！像胡小杰这种人，平常不干好事，害他的人也很可能不是好人！所以，大家就来个不认识，落个清静！”

吴征一听，觉得于高说的有些道理，禁不住望了于高一眼，服气地说：“你所言有一定的道理，眼下不法分子活动猖獗，某些地方已有了黑社会性质犯罪！那些偷盗集团、贩毒集团里大多是些背脑袋混的家伙，所以依靠群众办案再没有前些年见成效了！”

“也不尽然！”于高目光里透出某种不可言状的情绪，冷冷地说，“更应该从执法者自身找找原因。”

吴征一怔，下意识地垂了眼皮。金钱已蚀向金盾，这是不可回避的。这些年，自己不也窝一肚子火吗？辛辛苦苦抓了坏人，领导一句话或犯法者花上一笔钱就可不了了之！群众有意见，犯法者更加猖狂，形成了恶性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循环……但自己身为刑侦人员，有案就要办！这是自己的职责！自己只好用行动来向群众证实真正的执法者还大有人在！

三个人说说停停，终于进了堂屋。于高又拿烟又倒茶，末了说：“你们这么一来，若是案子留了尾巴，我只有吃不了兜着走了！”

于高的母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面色寒寒地说：“前年这里出个案子，有人多说一句话，几十棵桐树全被人刮了皮，责任田里的麦苗也被铲了个光！”

张安平对吴征说：“那是一个大盗案，被刮树皮的人就是原来的老村委主任。”

吴征沉思片刻，对于高说：“这样吧，如果有人问起，你就说和我是战友！”

于高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人家不会信的，中午出事地点我的表现说不定已经让人掌握了！到了这一步，我也只有给你们协助到底了！”

吴征觉得心中一热，很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“就你爱多事！”于高的母亲白了儿子一眼，嘟囔说，“那些人可是心狠手辣，啥事儿都干得出来！我就你这么个儿子，三十多了还不愿娶媳妇，万一有个好歹可让我咋活呀？”

不料于高却爽声大笑，笑过了才对吴征和张安平说：“这真是娘疼儿，不由人！”言毕，突然一声呼哨儿，只听门外一阵骚动，刹那间，十几条狼狗已飞似的包围了房门口。于高自豪地望了望吴征和张安平，扭身对娘说，“娘，我有这么多狗兄弟帮忙守卫，还怕几个歹人吗？”

于高疏散了狼狗，坐下来沉思片刻，才对吴征说：“其实，胡小杰这几年常来这一带收购文物。‘文革’中，这里挖塘打渠，挖了不少汉墓，汉砖汉瓦什么的不金贵，大都垒了猪圈，还有的用汉陶当了夜壶，不想现在金贵了！”

“他的窝底在哪儿？”吴征问。

“村西牛宗汉家！”

吴征怔了一下，觉得“牛宗汉”这名字仿佛挺耳熟，想了想，突然就想起了那个乡下女人，问于高说：“就是我们中午带回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吗？”

于高点了点头。

吴征要于高与他们一同走一趟，不料于高却面显难色地说：“这么一来，不更是把我给撻出来了么？”

吴征一想也是，抱歉地朝于高笑笑，然后就和张安平去了牛宗汉家。

四

牛宗汉家住在村南头，屋后是一片竹园，时值深冬，万木萧条，那片绿色就显得十分扎眼，竹林里还有积雪未化完，如朵朵白云落在地上。有麻雀儿在竹枝间戏闹，叫声显得和谐安详。

牛宗汉的女人叫赵宗女，一见两个“大盖帽”找到了家，很是尴尬，窘了半天，竟没说出话来。

为打破僵局，吴征笑了笑问：“中午你为何不辞而别呢？”

赵宗女咽了口唾沫，好一时才喃喃地说：“我看到那死人好怕！”

胆小是女人们的通病，吴征不好再追问下去。他盯着那女人，突然冷了脸说：“胡小杰常来你们家，你为何说不认识他？”

赵宗女脸色骤变发白，胆怯地望了望吴征和张安平，好一时才说：“开初我确实没认出来，后来听人说死者是胡小杰，我就感到自己做了说不清的事，所以才不告而别！”

吴征用情有可原的目光望了赵宗女一眼，又问：“胡小杰常来你家吗？”

那女人点了点头。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要我丈夫帮他收购瓦罐子！”

这时候，房门突然响了一下。吴征和张安平机警地望去，只见从屋里走出个小女孩儿。那女孩儿只有五六岁，长得十分可爱，眉眼之间“写”满了赵宗女的影像。小女孩儿突然见有两个“大盖帽”站在院里，满脸惊骇，眼睛越瞪越大，最后叫着“妈妈”朝赵宗女跑去。

赵宗女拉过女儿，突然跪在了吴征和张安平面前，哭着说：“两个公安大人，自从见到胡小杰的尸首，俺就担心妮儿她爹也遭不幸啊！俺娘儿俩求求你们，快帮俺找到他吧！”

吴征只觉心头一热，急忙划火抽烟作掩饰，并示意张安平扶起那女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人，然后才心平气和地对她说：“论心情，我们和你一样着急！你若想尽快找到自己的丈夫，就应该给我们多提供线索！”吴征说着，从兜里取出那枚纽扣，问，“你认得这枚纽扣吗？”

那女人一下睁大了眼睛，盯着那枚纽扣好一时才说：“我……我不认识……”

“不！你认识！”吴征望着那女人说，“这纽扣是你丈夫的！是他杀死了胡小杰，然后畏罪潜逃！”

“不！”赵宗女失声叫道，“你不要血口喷人！胡小杰不是我丈夫杀死的！”

“那是谁杀死的？”吴征紧紧逼问。

女人怯弱地勾下了头，说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！”

五

吴犁青住的吴阁楼村距牛营有十二里之遥，中间正好路过那片大洼。很明显，牛营、出事地点、吴阁楼成了三点一线。

吴犁青已年届半百，又矮又胖，显得油光滑面。吴征和张安平走进他家的时候，吴犁青正在电灯下给人家封果子。这几年，吴犁青开了果品厂，发了财，雇了好几个帮工，牛宗汉就是其中之一。

吴犁青说，牛宗汉离开吴家是大年三十中午时分，而且是算过账的，每人两千三百二十元。吴犁青说着望了望吴征，吸口烟又说：“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其他几个帮工！”

吴征没正面回答，冷冷地问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给牛宗汉老婆五百元钱？”

吴犁青面色很灰，苦苦地笑了一下，凄然地说：“吴科长，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！眼下这年头儿，有几个钱心里不踏实呀！她说她丈夫不见了，我就怀疑她是讹钱花，所以就给了她五百元钱！我当时真不相信牛宗汉失踪！”

“牛宗汉走时是什么打扮？”

吴老板抬头望着顶棚，回忆似的说：“上身穿的是件破军衣，浑身油腻，下身的裤子也破了个洞，是搬果盒时刮的……”

吴征取出了那枚纽扣，递给了吴犁青，问：“认得它吗？”

吴犁青接过那枚纽扣，走到电灯下面，认真观察着。突然，他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，对吴征说：“这扣子肯定是牛宗汉的！”

“真能肯定吗？”

“这扣子是他上衣上的第三枚纽扣！因为在这里干活，一天到晚要搬果盒子，第三枚纽扣常常被磨损。不信你看，这上面的凸处都磨平了！”

吴征望着那枚纽扣，禁不住陷入了沉思。既然吴犁青如此断言，看来牛宗汉从吴家走的时候一定没有不妥！如果吴犁青说的是实话，那么自己的推理也有一定根据——只能是根据！就是说，牛宗汉从吴家出来，走到大洼里碰到了胡小杰，并且杀死了他。可他为什么要杀死胡小杰？是因钱财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？他杀死胡小杰之后畏罪潜逃，会不会跟家人说一声？要不，为什么那女人如此大胆地去报案，而且一口咬定丈夫失踪了呢？

为找到牛宗汉的下落，吴征和张安平从吴阁楼村回来的那天夜里，一宿未睡，终于找到了突破口——牛宗汉的小女儿！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他给张安平布置了工作，就一人去了牛营。牛营村并未因为失踪了牛宗汉而减少节日气氛。零星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串亲戚拜年的人流出出进进。几个顽童正在用炮仗恶作剧，路过的行人都躲道而行。当他们看到吴征的摩托车时，忽地围了上去，尾随着摩托跑跑停停，嘴里还唱着新歌谣：头上戴着大檐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……

到了那片竹林，吴征停了车，呵退了尾随的娃娃，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地抽了几口，才推车走进牛宗汉的家。

吴征费力地把摩托推进小院，扭脸对那女人说：“今儿中午不走了，就在我家吃午饭！”说着，从车上取出一兜水果，算是午饭的报酬。

吴征走进屋，见牛宗汉的小女儿正在吃饭，便笑着问她叫什么名字。小女孩儿瞪着警惕的大眼睛，等认清吴征了，就把饭碗递给吴征，要他吃。

吴征爱怜地摸了摸小女孩儿的脸蛋儿，端起碗吃了一口。小女孩儿天真地笑了。

吴征放下碗，掏出了准备好的玩具和糖果，像孩子一般和她玩耍起来。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见赵宗女进了灶房，吴征悄声问女孩儿说：“你爸爸也这样跟你玩吗？”

“爸爸不！”小女孩儿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这几天你见过爸爸吗？”

“爸爸前天晚上还回来的呀！”小女孩儿认真地对吴征说。

前天晚上，不正是大年三十吗？吴征按捺住激动的心情，又问小女孩儿说：“后来呢？后来你爸爸去了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小女孩儿头摇得像拨浪鼓，挤着眼对吴征说，“爸爸走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！”

吴征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，走进了灶房，问赵宗女说：“你的丈夫三十晚上回了家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，而且又恶人先告状呢？”

那女人惊望着吴征，知道事情败露，这才哭了，好一时才说：“他想蒙混过关，就让我去报案！”

“所以你就嫁祸于吴犁青，转移我们的视线！”吴征叹口气说，“知道他在哪儿吗？”

“逃走了！”女人说，“他很怕，只给我们些钱就逃走了！”

“知道他为何杀死胡小杰吗？”

“听他说，他曾收到一件珍贵文物，错卖给了胡小杰，胡小杰也承认卖了大价钱，妮儿她爹向他要钱，他不给，后来就把他杀了！”

“什么文物？”

“听说是……是一把什么玉钩！”女人泪水不断地说。

“知道胡小杰卖给谁了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女人抬起头，说，“这些事儿，他从不给我说！”

如果只因为胡小杰欠钱就被牛宗汉杀了，理由不够充分，一定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！是不是胡小杰根本就没把那个什么玉钩出手，被牛宗汉发现，因而杀了胡小杰？这是有可能的！但是，一个杀了人的凶手逃跑之后，是非常不容易捉拿的！又因不是什么大案，只是死了一个倒卖文物的犯罪分子，也犯不着大动干戈！若能证实牛宗汉是凶犯，吴征认为此案也将不了了之，最多作为“凶犯在逃”的悬案放入卷宗，等牛宗汉一露面就捉拿归案绳之以法……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案情并非他所想的那么简单！

吴征那天交给张安平的任务是去吴犁青家取牛宗汉的指纹。张安平把大年三十动用过的那批果盒子上的指纹全部取走，经过化验对照筛选，终

于获得了牛宗汉的指纹。可当他取到指纹后与吴征的助手对照胡小杰身上凶手留下的指纹时，竟发现凶手的指纹不是牛宗汉的！

案情一下复杂化了！

六

吴征认为那一刻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赵宗女了！因为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杀人，她却说得枝枝叶叶，让人顺理成章地抓到了把柄！

不料他再次见到赵宗女时，赵宗女却出乎意料地显得格外冷静，对他说：“妮儿她爹到底杀人没杀人我说不清，只是他当时很害怕，要我怎么说我只得怎么说！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只能如此了！”

吴征那天告别赵宗女刚走出院门，报话机突然叫了起来。他急忙走到门外僻静处，开关刚一打开，里面就传出了张安平的声音：“意外发现，死者身上的指纹与吴犁青的相仿！”

吴征怔了一下，当即命令，拘留吴犁青！

当抓到吴犁青时，吴犁青面色苍白，满口承认胡小杰是他杀死的！原因是为了一把九龙玉钩。几年前，胡小杰从牛宗汉手中买到了一把九龙玉钩。当时牛宗汉刚开始倒腾文物，不识货，被胡小杰用低价买了去。胡小杰把九龙玉钩又卖给了吴犁青，虽然多得了一些钱，但远不是玉钩的真正价值。九龙玉钩为越王勾践的佩物，价值连城。为此，胡小杰经常去吴犁青处讨玉钩，并扬言要是不给货就告官。因为吴犁青明干果品厂，实则是一个贩卖文物的集团头目。吴犁青怕坏了大事，就想干掉胡小杰。开初他不想自己下手，就给了牛宗汉不少钱，要他找人干掉胡小杰，最好是用车祸处理掉。可牛宗汉得了钱后，却迟迟找不到人。几天前，九龙玉钩突然被盗，吴犁青就怀疑是胡小杰所为。不料当他找到胡小杰后，胡小杰非但不承认盗了九龙玉钩，反说吴犁青用计骗他，并说再不拿出二十万元钞票来，他就去告官。万般无奈，他就杀了胡小杰。

案情大白，可牛宗汉哪里去了？是不是他盗得了九龙玉钩，逃之夭夭了？或者是他得知胡小杰已死，自己有脱不清的干系，也不敢直接报案，只得让女人以自己失踪为由，把视线引向他惧怕的吴犁青？

望着垂头丧气的果品厂老板，吴征心想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，差点儿



2013年

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

让这家伙蒙混过关！若不是现代破案技术，他很可能滑过去！吴征很是窝火，重重地咽了口唾沫，问吴犁青说：“你是何时杀死胡小杰的？”

“大年三十夜里！”吴犁青颓丧地说。

“那枚纽扣是你故意放的吗？”吴征又想起了那枚纽扣，因为自己就是从那枚纽扣开始对吴犁青放松警惕的。

“不是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吴征颇感意外。

吴犁青胆怯地望了吴征一眼，老实地说：“当时你拿出那枚纽扣，我也深感奇怪，可为了蒙混过关，只好将错就错！”

“这么说，纽扣是你自个儿的了？”吴征松了一口气。

“不不不，不是的！那纽扣确实是牛宗汉的！因为我的帮工中，只有他穿了一件破军衣！”

“你是不是想嫁祸于牛宗汉？”吴征又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不不，牛宗汉是中午走的，我是夜里做的活！我恨死了胡小杰，只想杀死他，并不想嫁祸于人！”

“你杀死胡小杰的时候，他是从哪个方向走过来的？”

吴犁青想了想，回答：“我记得他是从牛营方向走过来的！”

吴征怔了一下，脑际间立刻闪出一个疑问：难道胡小杰临死之前见过牛宗汉？吴征想着就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喷出烟雾，又问吴犁青说：“牛宗汉向胡小杰讨过钱吗？”

“讨过，而且当着我的面都讨过！”

“牛宗汉知道玉钩在你那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因为胡小杰想从我身上挤出一笔钱来独吞，所以他不会告诉牛宗汉九龙玉钩的下落的！”

“如果玉钩没被盗，你怎么出手？”

“卖给港商！”

“港商在哪儿？”

“已经回香港了。”

不想就在吴征要乘胜追击问下去时，他的助手走了进来，悄声告诉他：“根据地区公安处痕迹科最终鉴定，胡小杰身上的凶手指纹不是吴犁青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吴征失声叫道，“怎么搞的？”他像受了什么奚落，只觉得浑身冒火……好一时，他才使自己冷静下来。他望着勾头装蒜的吴犁青，压住怒火问：“你刚才说的全是实话？”

“全是实话！”吴犁青头上冒出了汗水。

“杀人要偿命的！”吴征厉声说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我愿意偿命！”

“你根本没杀胡小杰！说，是谁让你作这假口供的？”

吴犁青这下傻了，磕头如捣蒜，哭着说：“大年初一，有人丢进我家一封匿名信，说是如若被公安局抓了，就要承认是自己杀了人！要不，要杀死我全家！吴科长，你不知道，黑道上的人说得到做得到，所以我好怕！为了全家老小的性命，我只得按信上说的做呀！”

吴征做梦也没想到案情会如此复杂！忙活了几天，竟被人牵着鼻子转了一圈，结果几乎是一无所获！

遇上高手了！

吴征掏出了那枚纽扣，看了好一时，突然问吴犁青说：“那封匿名信上没说这枚纽扣吗？”

“说了！也让我承认是自己的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按信上说的办？”

“我想给你留个破绽，让你们重新破案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”

询问过吴犁青之后，吴征叫过助手和张安平，开始总结失误，找出新的方案。助手建议重点仍应放在牛营村，张安平则说：“吴科长，我认为有一个人值得我们怀疑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于高！”

吴征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半天才说：“眼下依靠群众办案越来越困难，好容易依靠上一个，怎能再去怀疑人家！当然，破案不能带感情因素，可咱们总得找出怀疑人家的证据呀！”

张安平笑笑，问：“是谁在出事地点第一个认出了胡小杰？”

“于高！”

“又是谁把咱引向了牛宗汉家？”

“也是于高！”吴征平静地回答，“可是，这怎么能算是疑点呢？若在